

走向新岸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走向新岸

拉 齊 斯 著

王 石 安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走 向 新 岸

著 者 拉 齊 斯

譯 者 王 石 安

書號 021 389 頁 25 開 11 圖 507 000 字 定價頁 481 [66]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版 [新 1]

本版印數 5000 冊

1 - 5 000

定價 28 400 元

• 出 版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製版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ВИЛИС ЛАЦИС
К НОВОМУ БЕРЕГУ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1

內 容 提 要

本書係描寫革命家楊·李多姆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拉脫維亞從事地下工作，被捕後長期繫於獄中，妻子死亡，兒子艾伐爾被富農領去做養子，妹妹伊麗莎受人欺騙，同居後不久即遭遺棄。但他們在經歷了千辛萬苦之後終於又回到了革命的隊伍，投入了緊張的推翻反動政權的革命工作。不久，衛國戰爭開始，李多姆一家參加了拉脫維亞的狙擊師，跟全蘇聯人民一道，頑強地擊潰了法西斯德國的侵略者。勝利後，他們立刻投入了火熱的建設工作。全書通過李多姆一家從事革命鬥爭的事件，反映了拉脫維亞的歷史，其間穿插了許多現實生活以及有關工作、思想和戀愛等的描寫，極富教育意義。本書曾獲一九五一年斯大林文藝獎金一等獎。

論『走向新岸』

康·西蒙諾夫

『二十年代末，我擔任杜馬斯^①雜誌編輯的時候，我們收到一篇郵局寄來的以婦女爲題的稿子。從這稿子的第一頁起，我就很留神，仔細地讀完了它。雖然其中對於我們的文學沒有特出的新東西，但是在各方面，如阿爾泰山山麓人民日常生活的題材、人物性格的刻劃以及寫作的風格等等，我們感到這位觀察家具有敏銳的眼光、獨到的見解和出色的敘述能力。』

拉脫維亞人民作家安德列·烏皮特^②，在他刊載在蘇維埃拉脫維亞年鑑的維里斯·拉齊斯及

① 本文原題爲生活的眞實，現在這個題目是譯者改的，原文登載於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蘇聯文學報。同年蘇聯作家協會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五一年最佳文學作品（論文集）也選刊了此文，後者並對個別字句作了修改，譯文根據後者譯出。——譯者

② 拉脫維亞語『思想』。——譯者

③ 安德列·烏皮特（Andrejs Vucis，一八七—）：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名作家。現任拉脫維亞作家協會主席，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學教授萊里加文學院院長，著有綠色的土地、黃金、婦女們、最後一個拉脫維亞人等小說，及最新拉脫維亞文學史、小說史等書。——譯者

其散文一文中便是這樣開頭的。從安德列·烏皮特所回憶的時候起，已經過了二十個年頭。資產階級的拉脫維亞已經變成蘇聯的一個共和國了，而當時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說郵寄給安德列·烏皮特的那位里加●工人的兒子、漁民和火夫，已經成爲一位大藝術家，一位著作風行全國的作家了。

維里斯·拉齊斯的創作道路，是一條孜孜不倦和積極從事工作的藝術家的道路。他爲人民服務，自覺地和堅決地竭力講述對於人民最重要的事情，揭穿了事實的根源，在他所著的許多書裏面回答了許多感動人民的重大的和尖銳的問題。

拉齊斯的長篇小說漁民之子便是這樣的一本書。作家在這書裏描繪了從人民中出來的人物，顯露出他們的精神力量，展示出他們對資產階級統治時代拉脫維亞的剝削者們和東家們日益增長的反抗。小說中的生活絲毫沒有經過粉飾。小說中的主人公奧斯卡爾·克略華，必須艱苦進行的，不僅是和剝削者們以及在他家中所燃起的鬥爭，而且還要爲那些在貧窮和無權的雙重壓迫下彎腰曲背的人們挺起胸脯來鬥爭。

這部小說早在拉脫維亞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前幾年就出版了；但在這小說裏卻已有這樣的希望和預感的力量，當你讀到這小說時，彷彿用手觸及到鋼絲彈簧，而那彈簧在烏里馬尼斯●制度壓迫下受到了壓縮，但卻準備挺直起來打擊那種制度。

● 里加 (Rīga)：拉脫維亞的首都。——譯者

● 烏里馬尼斯 (Vilmaris)：拉脫維亞反動政府的頭子。——譯者

偉大的衛國戰爭結束後，拉齊斯打算把拉脫維亞人民六年來的生活大事描寫出來，他在他的小說狂風暴雨一書裏完成了這項任務。

這位在漁民之子一書裏表現了小說家技巧的作家，在狂風暴雨裏走上了創作小說史詩的道路。這道路在藝術家面前擺着一項艱巨的任務：把中心形象的精細塑型術和大筆一揮便產生時代總畫面的本領結合起來，展示人民羣衆，用藝術手法描繪出許多歷史的大事件。

但要是說作家在解決小說史詩創作的最艱巨的任務上徹底獲得了成功，這可能是誇張。這並非如此。在史詩篇幅中的某些地方，特別是它的末尾，闖進了急躁的特寫。藝術家沒有到處把敘述範圍跟人類形象的十分正確的心理上深奧的塑型術結合在一起。

但在狂風暴雨裏，拉齊斯主要的成功是：展示人民生活的廣大畫面，向讀者報導人民的精神力量、人民的美點，而且通過了鬥爭極完整地揭示了人民精神的美點。

拉齊斯戰後的第二部巨著——小說走向新岸，正像狂風暴雨一樣，重新廣泛地並在廣大的時間和空間上展示出人民的生活。

這部小說的事件開始在一九二〇年。從它的第一頁到最後一頁，在讀者面前經歷了三十年。拉齊斯的這部小說篇幅極大，但是，即使在這樣的大書裏，不消說，也不可能把過去三十年內的大事全部包括進去。作家必須有原則地和嚴格地選擇首先落在他的藝術視野中的事件。

小說中描寫的主要對象，就是這些力量的成熟、茁長、鞏固，那些力量經過鍛鍊和日益加強

以後，現在正無敵地矗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面前。由於時間的距離很長，而且首先，因為人民的生活、新舊的鬥爭、拉脫維亞農村的改造，成為作家描寫的對象，小說走向新岸，和狂風暴雨一樣，應該看作是小說史詩，看作是這種龐大艱巨的形式中的進一步的著作。

但是，拉齊斯沒有在這裏把他過去使用過的手法重新表演一番。他尋求並獲得了創作這種史詩的新的藝術途徑。

如果不深究這部小說的本質、它的主要方針和主要熱情，初看起來，可能認為這是家庭小說。李多姆家庭、巴采里司家庭和富農氏族陶林家庭的歷史，貫穿了這部小說所述的整個三十年。

但是，我們卻有權利把拉齊斯這本書肯定叫做小說史詩，而決不叫做家庭小說。我們試看一下，小說中所談的那些家庭，不僅具有家庭的關係，而且還有社會的關係。我們試分析一下作者主要表現的意圖是什麼：是講述幾個家庭的歷史呢，還是在創造廣大的歷史背景之後，在這幾個家庭歷史上顯明地展示出拉脫維亞農村中發生的那些社會矛盾、鬥爭和變動呢？

毫無疑問，領導着作者的，不是第一個而是第二個意圖。

二

伊麗莎·李多姆拖着坐在雪橇上的兒子亞都爾在森林中走着。一批雪橇對她迎面飛馳過來。

這是婚禮列車。年輕的安東·巴采里司——六十普爾維塔●貧瘠土地的承繼人，一個想用有利的結婚以及其他種種手段，夢想爬高做富農的人——剛和有錢的富農梅基爾的女兒結了婚。安東·巴采里司是這個過去在陶林家做過女傭工的伊麗莎·李多姆在雪橇上拖着走的三歲男孩的父親。安東當她懷孕時把她丟棄了，而此刻卻帶着他的年輕的妻子坐在雪橇上從她旁邊飛馳過去。

初看起來，這好像不過是文學中並不少見的痛苦的家庭史。但是，拉齊斯在這家庭史的後面揭示出他寫這歷史的目的：在二十年代拉脫維亞農村生活裏產生這種歷史的那種可怕和殘酷的事實。安東·巴采里司不單單是一個勾引異性的人，其實他本是萬分迷戀伊麗莎的，可是他和他家庭拚命想做富農的意圖，卻比一切迷戀更加強烈。

和他一同乘在雪橇中的新娘黎娜·梅基爾，不僅是一個幸運的新娘。她生得很醜陋，又不討人喜愛，可是她是一樣商品，巴采里司闔家可以靠她得到梅基爾的遺產。爲了想使獲得這份遺產的可能性不致受到威脅，老巴采里司還在三年以前就慫恿富農陶林把這個懷孕的女傭工攆了出去，何況她又是一九〇五年大風暴中被討伐隊員們鎗殺的革命家彼得·李多姆的女兒。

伊麗莎這人是年輕、漂亮而強壯的，她有一雙所謂萬能的手。如果她不是一個女傭工的話，如果她能帶來豐富的嫁粧的話，老巴采里司準可認爲她是一個適當的兒媳。

這樣就在小說的最初那些場面裏，作家把第一批相互關係的焦點結合起來，展示出這些個人的

聯繫和決裂怎樣由非正義的社會關係的殘酷勢力所決定。這裏一點也沒有什麼感傷心理的影子！無情的現實打破了人類的命運。但是作家並沒有企圖引起我們對於被壓迫者們的憐憫心。不，他的一切藝術手段就在要引起我們對那些社會關係和可怕的富農統治時代的憤恨。伊麗莎引起我們的同情，並非在於她的不幸，而是在於她儘管有這些不幸，然而還是驕傲的。她打了企圖對她糾纏的東家一記耳光，她將巴采里司的妻子丟給她的金錢當面擲回過去，她立誓要把她的兒子培養成像他外祖父彼得·李多姆一樣的人。這就是作家認為伊麗莎身上最可貴的地方。他展示出她的殘酷的命運，但他沒有對她流淚，而是讚美她的勇敢。

在下面幾章中，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伊麗莎的哥哥——楊·李多姆的長大。他追隨他的父親的足跡——做一個地下共產黨員，一個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的人，精神上是個勇士，體力上也是個勇士；他在小說的最初幾章中是這樣，一直到這小說的結束也是這樣，這是拉脫維亞人民的革命精神在這書中最完整的體現。

當警察逮捕楊·李多姆、預備以後把他長期關禁在監獄裏的時候，他的妻子奧里加帶着責備和恐懼開始默不作聲地望着他，隨後，她瘋狂而惡狠狠地對他大聲叫道：『原來你竟是這樣的呀！你把你的家庭害得多苦呀！』楊·李多姆卻懷着沉痛寧靜的心情對他妻子說了幾句話就走了。她不懂得而且也不想懂得他為什麼活着和為什麼要鬥爭。他臨走時竭力運用他的意志力量，裝出頑皮的面孔，想使他的兒子艾伐爾快樂，現在他將有二十年看不到艾伐爾了。

重述這些插話，我要特別強調的，從這小說最初幾章起，我們就落在生活的真實氣氛中，作者主要的是展示出他的人物們和包圍那些人物的生活鬥爭，展示出爭取新生活的鬥爭。但是，作家展望未來，把爭取未來的鬥爭選爲他所注意的主要對象，同時又真實地在鬥爭的一切矛盾中表現出他的人物們想改變的那種生活。

奧里加死了，於是楊·李多姆的兒子——艾伐爾，便成爲一個在孤兒拍賣所內被拍賣出去的孤兒，他起先落在這一個人手裏，後來又落在另一個人手裏。作者沉着地，但是憤怒地，彷彿咬緊了牙齒敘述這事。

沒有孩子的『灰色貴族』——大富農陶林，把艾伐爾領到他的家中。艾伐爾就變爲艾伐爾·陶林。到這裏彷彿家庭聯繫環成了一圈，小說的基本登場人物也已經被確定了。

不久又增加了勃魯諾·巴采里司（安東·巴采里司和早死的黎娜·梅基爾所生的兒子）與安娜·查恩·巴采里司（安東第二個老婆——克利斯蒂娜的孩子）。我們現在將要在幾十年間注視他們在人民生活的廣大畫面背景上所展開的命運。

楊·李多姆從小說的開始到結束，作爲人民對於美好的未來那無窮盡的信仰的象徵，也作爲人民對於爭取這種未來的不屈不撓的意志的象徵，經歷了這幾十年。年輕的灌木林——亞都爾·安娜·查恩——好像年輕的幼樹仰望太陽，嚮往未來一樣，在楊·李多姆的周圍日益堅強和長大起來。而在李多姆家庭裏誕生的、在陶林的富農巢裏受過教育的艾伐爾，卻打破了他的義父的希

望，歷盡了艱苦和充滿矛盾的道路，也走到這裏來。

在幾十年的歲月中，人民的敵人——陶林——的形象將和楊·李多姆的形象對立着。陶林是一個逐漸變為資本家的富農，隨着拉脫維亞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喪失了他的政權和財富，因此他毒辣地對人民復仇，終於一變而為森林中的野獸。

陶林不僅有褐衫軍指揮官——斯台普那樣的精神上的領導者，而且也有富農的兒子馬棲司或者梅基爾的承繼人——勃魯諾·巴采里司那樣的精神上的學生。

在小說的好些篇幅裏，生活着許多各色各樣的、彼此不相似的和獨特的人們。但是，如果可以這樣表明，它的主軸卻是楊·李多姆、亞都爾和伊麗莎·李多姆諸人的形象。這是一些勇敢地為未來戰鬥的人們，是一些具有明確目標和堅定性格的人們。

我們在小說開頭遇見楊·李多姆時，他年紀還輕，但是，那時他已經是一個成長起來的革命家了。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帶着千錘百鍊的心靈，通過了全部小說，逐漸茁長為卓越的黨的活動家。他領導獄中的黨組織，參加確立拉脫維亞蘇維埃政權的工作，在紅軍隊伍中作戰，回到生身的拉脫維亞土地去，繼續那種由於佔領而打斷了好些年頭的新生活的建設事業。

亞都爾在我們的眼睛裏，從一個在具有革命傳統的家庭裏生長的男孩，發展成一個執行最初一批祕密任務的青年團員，隨後又發展成一個年青的共產黨員、游擊隊領導者，然後又做了縣黨委書記。

拉齊斯以其首尾一貫的手法和藝術的節拍展示出伊麗莎的成長。這個年輕的婦女，記得做小姑娘時站在她的被討伐隊鎗斃的父親靈柩跟前，根據她的一切艱苦的生活經驗，覺得她哥哥所進行的鬥爭是正確的，自己就逐漸參加革命運動。她給哥哥轉交物品，默然贊助兒子的地下工作，地下工作者們在她的住所內找到了避難所。但是當她成爲一個縣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的時候，已經不是一個年輕的婦女了。這是由她一切以往精神上的增長，由她一切並不高聲叫嚷的、但是優良的切身有關的行動培養而成的。

我們遍讀小說的許多篇幅，可以看到楊·李多姆在亞都爾覺悟形成上起着怎樣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亞都爾夏天怎樣到陶林莊園去做僱工，怎樣碰到了艾伐爾，並怎樣教導他對他義父莊園中親眼看見的生活，得到初步重要的、已經不是兒童式的、正義的懷疑。我們可以看到，楊·李多姆的形象，以後怎樣成爲艾伐爾竭力追求的理想。我們可以看到安東·巴采里司跟伊麗莎和亞都爾的會面。那殘酷的會面怎樣像外科手術般驅散了他的最後的妄想：安東·巴采里司妄想在新制度下安排自己，依賴別人，靠別人大發其財。

楊·李多姆、亞都爾和伊麗莎·李多姆諸人的形象，不僅揭示了他們自己，而且幫助揭示了別人的形象。他們影響着別的人們，領導那些人們走向新的道路，幫助他們攆掉過去的污毒。因此，他們在小說的全部情節中起着積極的作用。

作家在小說中，對安東·巴采里司這個形象的刻畫，不但具有深刻的意義，而且寫作的技巧又那麼熟練。一個夢想變成富農的中農，跟他並不喜愛的女人結婚，說得確切些，跟他認為給她作粧奩的那些金錢和土地結婚，可是，他卻沒有得到那些東西——巴采里司就是這樣在小說的最初好些篇幅中出現的。

集體農民安東·巴采里司在他以前的獨立莊園的土地上親手捉住了變成恐怖分子的富農的兒子馬棲司。這人想每晚去破壞集體農民們爲了疏乾世代作祟的蛇沼而辛勤勞動的工程。我們在小說最後好些篇幅裏又遇到這樣的安東·巴采里司。

三十年的生活，在這樣和那樣之間過去了。安東·巴采里司結了三次婚，三個妻子都死了。第一個，他所不喜愛的妻子，由於生育而死，她的死使他失去了承繼梅家遺產的希望。第二個，他所喜愛的妻子，由於巴采里司的父母給她擔負力不勝任的勞動而折磨死了，因爲她除了雙手以外，什麼也沒有帶進他們的家門來，他們把她當作僱工看待。安東·巴采里司的第三個妻子拉維札和他一直同居到老。這是一個愚蠢的、惡毒的和粗暴的女人——舊式農村生活中的一切遲鈍、守舊、利己主義，彷彿都被集中在她的性格裏。

安東·巴采里司的長子勃魯諾，富農梅基爾精神上的撫養兒，因他做了法西斯匪徒佔領者們的走狗，被游擊隊處了死刑。

安東·巴采里司的女兒安娜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脫離了法西斯匪徒的佔領區，加入紅軍的隊伍作戰，回家以後，她不肯再做她後母拉維札的順從的女傭工；她離開了安東·巴采里司的家庭。

安東·巴采里司的小兒子查恩也出去幹農業機器站工作。孩子們不願遷就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父親在富農影響之下，拒絕參加集體農莊，起着富農的幫兇作用。安東·巴采里司企圖獲得放任的希望（須知他的女兒在鄉裏身任要職），卻由最顯明的形像打破了。新制度打破了家庭觀念，即想靠別人得到自己個人幸福的家庭關係的觀念。

最後才知道周圍發生的力量是怎樣的，即巴采里司，這最後的單幹戶之一，決定參加集體農莊。他這個想維護個人利益但卻早已與他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馳的人，終於覺悟到真理在什麼地方；他理會到他不能和逃亡國外的富農斯泰蒲尼克或者在森林中流浪的陶林走同樣的道路。

我已經說過，『灰色貴族』富農陶林的形象，體現着那些在拉脫維亞張牙舞爪保衛舊制度、無情和固執地與新制度決一死戰的勢力。

他以一個殘酷的、自私自利的、起先飽飲人民之血、繼而殘殺人民的人民之敵，貫穿着全部小說。在小說結尾，他在森林中徬徨，策劃毫無意義的暗殺，心中還懷着從西方某地輸來一種勢

力的希望；那勢力能使他恢復吸血鬼的權利。他對自己過去騎在人民頭上的權力充滿了回憶，因此當他流落為最後一個漏網的森林恐怖匪徒以後，除了到艾伐爾那裏去以外，便找不出其他更好的出路。心腸毒辣的、但是愚蠢的敵人陶林，卻無法懂得他所仇視的新制度是不可摧毀的。他認為他還有某種得救的希望，還有某種跟艾伐爾談話的論據。他咕囔着前後不相連貫的話，說布爾什維克有布爾什維克的真理，他有他的真理，如果這兩個真理是對立的，這並不是他的過錯。他嘴裏說這話，手卻在袋裏握着子彈上了膛的手鎗，根據他的愚蠢的想法，還希望他的話能夠發生效力。

『真理只有一個，』艾伐爾面對着陶林回答。

企圖鎗殺自己養子的陶林，須臾就被反綁了雙手躺在地板上了。

『這個人是誰？』走進房裏來的楊·李多姆安然問道。

『這是雷尼斯·陶林，』艾伐爾答道。

作者關於這一點並沒有多寫，但是作為一個讀者的我，卻能意會到當楊·李多姆看到這隻打掉牙齒的橫躺在地板上的灰色老狼時，是怎樣回憶他和他的初次見面的。那時陶林是一個年青的富農，身穿風流倜儻的深綠色短呢皮襖，腳套上等毛氈製的靴子，兇狠的瘦臉上長着一撮無恥的鬍鬚，要求車夫們免費給他把木材搬運到敞車上去。

『真理可能只有一個，』這句話彷彿是艾伐爾在小說中所經歷的道路的總結，但更正確地說，

卻是生活中所經歷的道路的總結。

艾伐爾的形象在小說的一連串其他的形象中，佔着重大和顯著的地位。在他的命運的路線中，猶如命運在這小說中貫徹的那樣，具有某種例外因素。僱工革命家的兒子，流落而成孤兒，做了富農的養子。作者展示出生活中罕見的情節的湊合。然而，一個藝術家如果首先，表明這些景況是千真萬確的，其次，在展開他的人物同時，在即使極少的情節的湊合的條件下，也會表現出本質的和有意義的社會現象，顯出包羅萬象的大畫框中的生活的重要和必要的圖畫，那麼，他就永遠擁有無可爭辯的權利來展示生活中罕見的情節。

艾伐爾落在陶林手裏受教養的這種情節的湊合，好像是真實的情況，在小說中叫人感覺到書裏描寫的那種具體生活的背景，完全是可能的。

其次，作家在刻畫艾伐爾形象時的主要意義在於：艾伐爾怎樣擺脫陶林的影響，怎樣跟他的義父決裂。因此這裏問題已經不在於特殊複雜的情節，而在於那種巨大和基本的情節：拉脫維亞人民的力量怎樣增長，拉脫維亞怎樣轉變為蘇維埃共和國，蘇聯怎樣幫助拉脫維亞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須知就是這一點在原則上決定了艾伐爾脫離陶林投到另一陣營去的可能性。

我們的文學批評，往往皮毛地、公式化地判斷這種或者那種現象或形象的典型性或非典型性。這情況有時會造成藝術家企圖減縮許多情節的可能性，企圖把無窮無盡的多樣性生活只局限於批評家認為最典型的情節。當然囉，當一個藝術家爲了追求情節的緊張和多樣性而只想去找不